

尘世走笔

岁月如歌

在那片清凉和醇美里

·周新华·

从贵州回来好多天了。我发现对于其中的点点滴滴,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倒是回忆,如山岩的泉水慢慢渗出,又如新酿的美酒不断发酵,我越来越陶醉在那片清凉和醇美里了。

走进贵州,是爱人邀我同游梵净山开始的。他一再向我强调“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类的话。听多了,也上网查找了关于它的一些介绍,便知道那是一个山多没有平原的地方。对于登山,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抗拒。每每仰望高耸入云的群峰,便头皮发麻苦不堪言。老子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爱人常常以此取笑我缺乏稳重不够恬静。但对于“梵天净土”的好奇,最终促成了这次出行。虽然列车开出两个小时前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在这样一个苦夏时节,去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

我们是坐普快过夜的列车到达的。购票时没有查到高铁车次,我便高调地向爱人埋怨,直到同行的XX说要坐高铁返回才发觉自己的孤陋寡闻。仔细想来,我国高铁四通八达,作为一个旅游业发达,有天眼望远镜等诸多重大国防工程,信息电子大数据产业蓬勃兴起的省,交通怎会落后?人就是这样,往往不经严谨考证就妄下结论,还要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说三道四。我为自己的浅薄无知羞愧了

好一阵子。

没有江南水乡的云雾缭绕,没有北方平原的空旷辽阔,贵州的山,不仅层峦叠嶂,而且奇特多姿。有时候它们延绵不绝,圆如驼峰卧如处子;有时候它们突兀挺拔,尖如金塔削如刀锋。延绵不绝的大多低矮圆润,突兀挺拔的大多陡峭雄伟。看得多了,我便以为那低矮圆润的,是多情的贵州少数民族姑娘,而那挺拔雄伟的,当然是豪爽仗义的贵州男子。

为了领略贵州山岭的不同一面,我们并没有随同摩肩接踵的人流游玩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和荔波小七孔,而是驱车去了有些偏僻的花江大峡谷。车辆在如游蛇般逶迤的山路上盘旋,我们一会儿跌入狭长的山谷,一会儿又如浮出水面的鱼儿爬上山顶。正午的阳光把大家晒得

蔫头巴脑,大朵的浮云凝在空中,我要窒息了。驱车数十公里,不见村庄,更没有工厂,偶见路人背着竹篓踟蹰,也撞遇在马路上翻跳的羊群。陡峭的山坡上种着玉米,已经成熟。水土丰饶的地方,也有稻田,不过和当地人显得有些局促的房舍一样,面积都不大。看着嶙峋又望不到边的群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词涌上心头,我感受到了悲怆。倒是三角梅随处可见,它们热烈地开

着,在阳光下格外红艳,像丝丝凉风拂过脸颊。

在一个叫“观山海”的高台,我们停下车。烈日下一个女子攀在树枝上,拿着手机对着远方的山正唱着悠长的歌。她唱得那么投情,我们观赏完下来还在唱。她皮肤黝黑,头发在烈日下晒得枯黄稀少。她是在感叹生活的艰辛还是在呼唤远山的亲人?或者她本是一个歌者,只是以为在苍茫的群山深处能唱出忧伤的山歌,才不惧酷暑到这里采风?

好在政府在大山与大山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它们让天堑变通途,这缓解了我一路过来的失落。在关岭大桥附近,我们再度驻足,举目观看了这座我国第一大桥梁悬索桥。

梵净山因山上千年古寺——西岩寺,诸多的庙、碑石、摩岩,以及“古佛道场”而被称为西南地区著名的佛教名山。又因“升腾而新颖,壮阔而幽静”,成为僧侣向往的“梵天净土”,尤其由于山体奇特似万米睡佛而被当作大佛朝拜。

对于它的壮阔,我深有体会。我们排队数小时,坐观光车在幽深的山峦盘旋了近一个小时,又搭了近半小时的索道才最终登上它。我为自己在缆车上俯瞰的万壑深渊、山顶上仰视的“剑气横天”的磨菇石和“星梯接斗”

的红云金顶而腿脚发软,也为极目远眺的层叠叠翠和奇峰古刹流连忘返。

只是我奔着“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迢迢而来,坐缆车享受了快捷和舒适,却失去山上的诸多风景。我没有看到以为的各类庙宇碑石,也没能想象出万米睡佛模样。那掩映在林间的红墙灰瓦或白墙黑瓦的飞檐翘角,只在我的视线中匆匆闪现。至于那“古来得道成真,莫不于斯凝神,于斯蛻颖”,朝枕白云于松头,夜采明月于溪边,与猿猴、松鹤为伴,不为红尘所染不为名利所趋,潜心护法修行带徒传教的和尚僧人,更待我去史料中探询。现在想来,有佛缘的人,须得晶莹剔透遍体通泰,感情丰沛气定神闲才行。我匆匆来去周身世俗,怎可轻易看到霞光万道紫辉千丈?所幸在山顶,我感受了云来雾去瞬息里的变幻。雾来了,所有的景象沉入云海无影无踪,空气里一片湿润清凉。云消了,所有的山峦庙宇宛在金光里熠熠生辉。想到清人“转眼风云相会处,凭空移步作神仙”的诗句,也算是勉强当了一回神仙。

夜幕降临,我仿佛听到欢快又激昂的武陵撼山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哈喽……”一不小心撞入贵州多民族摇曳的风情里。我看见身披霞衣的仡佬族姑娘在淙

淙的小溪边浣纱嬉戏,她们凝脂的纤手在流水里摆弄,婀娜的身姿在雾霭中流连。我来到灵巧善织的侗族阿妹鼓楼前,她们正在月光下织锦,她们的纺车上饰有灯带,摇动纺车,像晃动满天繁星。一张张素净或华丽的锦绣出来了,她们把它披在群山上,群山高兴了,延绵起伏着,挽起我和姑娘们的手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高山有流水,我来到雄伟的山下,流瀑正在欢腾,轰鸣的瀑响撼动了山的凝滞。我看见苗族男子们在畅饮,香甜的美酒随着水雾向我飘来,我沉醉其中了。我走进幽深的山洞,有佩戴傩面具的仡佬族男子在叉腰舞足,还有人在吞吐山火,我感到了某种神秘气息。来到静谧而温馨的竹林,见穿好嫁衣的苗族姑娘正走上花轿,我融化在她低头一瞬的娇羞里……

是的,我走进梵净山脚下那场美轮美奂的实景剧《梦幻梵净山》了。那是萍乡人刘春华在贵州打造的视觉盛宴。而那一入,便让我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一天两天,一场两场,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沉浸下去,如剧末《花开五叶》所唱: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看武陵山峰高又高,看潺潺流水水迢迢,在太平盛世共祝愿,祝愿祖国美好……

青春诗笺

亲爱的,我已知之甚少(外二首)

·严来斌·

天空还剩一只红舞鞋,正往远处赶去
今夜的你不会在草地上骑马
马蹄疾是以往的回音
好长时日没吃你烧的菜了,岁月是
默不成声的中草药,熬出红豆的羞态
南国大雨总让人忧心忡忡
梨花长势和镜子中一模一样
亲爱的,对于它们
我已知之甚少,像弦外之音
这一封信,在今夜无法邮出
如果你来,我将与夜色一笔勾销
并快马加鞭,提着一盏黎明向你奔去

因为风的缘故

在海边,风卷起它的衣袂
在苍茫的海面上,有人贩卖烟火
买了一盒铁丝
在海风的催促中拆开
在沉寂中,抽出夜纤弱的骨骼
特制的打火机不因风急而垂丧
铁丝在注视里渐次燃烧,像陨星的前奏
一个人拿着火光,迷人的模样被镌刻在火光中
这是世人并不知晓的另一种永恒
火光惊艳了无人认领的夜晚
又转瞬即逝,像退潮
像青春

在房间里习诗

在一页白纸上,描述山间小溪
一个人坐在溪边,谈论往事
桥梁上的足迹生长着无人问津的野花
接触春风的绯红落在乡邻的桃花上
诱人的桃色迫使路人交出深藏的问候
这是春天的晚上,一户灯还亮着
她的丈夫迟迟未归
一个子夜担忧着月色不替明朗
诗里诗外都是这个故事
深爱过的人是白纸上的一个黑字

古韵今辉

祝英台近·观稻田画有感

·袁红梅·

稻花扬,秋蝉噪,年岁已逾半。早起微凉,湖滨芦花浅。可惜七时光,三更梦醒,奈暑热,心烦意乱。

怎如愿,卅二载夏冬春,锦思情未断。高塔依阑,腿脚些微颤。奈何相距遥遥,疫情间起,难相见,一声感叹!



欢迎关注金鳌洲文学副刊
本版投稿邮箱:1322088337@qq.com

今彩萍乡客户端

诗画人生

岁月

·黄希如·

流水潺潺
岁月悠悠
三十载
弹指一挥间
脚步
随水波远去
石桥
刻画一帧
沧海桑田



风采萍乡

泣马坳风情

·陈小平·

闲眠之余,独自驱车来到旷野深郊的泣马坳,在大自然的风光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泣马坳位于莲花县闪石乡和坊楼镇交界的山腰上,原先道路崎岖,极少行人。记得我第一次过泣马坳,还是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随开货车的堂兄运煤去安福。夜空下的山坳漆黑一片,齐人高的茅草把狭窄的土石路挤得只剩一条缝隙,车子左摇右晃地颠簸,车外不时传来荆棘划过车身的声音,我的心揪得紧紧的,完全不敢往外看,在车里如坐针毡。

时过境迁,昔日灰尘滚滚的土石路,如今变成了一条宽敞干净、平整绵延的沥青马路;荒草杂长的土地,现在变成了集过客停车、休息、信息引导、应急救援、风景欣赏为一体的公路驿站,停车位、休息长廊、园林观景区、红色文化长廊、便民服务室一应俱全,过往的人们可以停下来歇歇脚,喝喝茶,看看大山的风景,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

群山环绕的山坳一片青翠,我沿着曲径通幽的游步道缓缓向上,登上了观景台。观景台是利用自然山石与降坡多余的土方构筑而成,中间是重修“仰止亭”。“仰止亭”始建于元朝,取古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并聘请专人在此烧水泡茶免费供应陌生路人,久而久之,人们又称它为“义茶亭”。历经沧桑四百余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泣马坳的“义茶亭”,因年久失修渐渐塌毁。

坐在亭子的长凳上极目远眺,对面山中的百亩果树林、老山、周公岭、将军故里的田园风光一览无余,让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

坳下,有一条三米左右宽的水泥路,一路往上可达明朝大理学家刘元卿少年时期读书的“飞凉洞”。去年冬天,我有幸和一群文友登临,山中古木参天,石壁流泉,小瀑飞溅,水潭石白,清幽可人,是探幽寻秘的好去处。领路的老人还告诉我们,离这不远处还有一片更

神秘的山林,就是远近闻名的旋风岩。旋风岩山深林密,山沟险峻,山顶有一股清泉冒出,山涧流水汨汨,深不可测、碧绿幽深的龙潭里还有不少传说。据说当年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地方的党组织,在旋风岩后面的山坳里,扎草棚住了多年,一直坚持革命斗争,直到谭余保、陈毅来到莲花棋盘山,才下山接受整编参加新四军,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坳顶,正在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水厂,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忙碌地施工,过不了多久,周边乡镇的村民就可以喝上干净、卫生、放心的自来水了。

回家的路上,发现路边新竖了一块写着“南溪小院”的指路牌,我想应该是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机,在此搞起了农家乐,这样过往的司机和游客欣赏完风景,还可以到小院品尝农家原生态美食。

美景、美食,形成了泣马坳一道独特的风景,愿泣马坳风情依旧,人来人往!

“小荷才露尖尖角”与“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进过学堂的都知道是出自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小池》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作为莲花人,对这描写莲花的诗句自然亲切万分,尤其是每年如期而至的荷花节,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杨万里,想起江西吉水县黄桥镇那个散发着田园气息与泥土芬芳的小村落,杨万里一生魂牵梦萦、不离不弃的故乡——浞塘。浞塘因杨万里而美丽,因杨万里而闻名,也因杨万里成了许多人的诗与远方。

盛夏七月,从吉安南下高速,然后导航去浞塘。下午五时二十分,我们把车停靠在杨万里“父子侯第”祠堂前一个空旷的地方,下车,迎面右边有五眼荷花池,长达数十米,五颜六色的荷花正争奇斗艳、迎风绽放,池塘边上立了一块石碑,石碑的正面,介绍了这里是杨万里晚年居家南溪后触景吟作千古绝唱《小池》等诗的原景地。石碑的背面,雕刻着杨万里两首代表作《小池》和《咏荷上雨》。稍远的一个小广场上,矗立着白色花岗石雕刻而成的杨万里雕像,广场两边是徽式文化墙,右边是《杨万里家训》精髓“忠、孝、勤、俭”四个大字,左边是杨万里的《官箴》,曰:“吏道如砥,约法惟五。晦廉而残,嗜墨而怨。兼二斯公,别无公处。三者备矣,我心匪图。兹谓不明,借谓为聪。夙夜惟勤,乃克有终。”此文篇幅虽极简短,正文才48字,但内容精辟,对当今公职人员亦有晨钟暮鼓之警,思义明理之铭,修身养性之鉴。

在浞塘村服务中心左侧便是“杨万里纪念馆”。该馆是今年重新打造的,纪念馆大门两侧以明代文学家解缙对杨万里的评价“文章盖一世,清节励万世”为楹联,高度概括了杨万里的“文章”与“清节”两大优秀品质,尤其是“清节”更是公职人员的基本底线和学习的楷模。

杨万里七岁丧母,随以教书为业的父亲杨长长期在外,故里没有房子。绍兴二十四年(1154),杨万里中进士,历官知常州,提点广东刑狱,吏部郎中,秘书监及江东转运副使等,终至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谥号“文节”。因开创“诚斋体”被誉为南宋诗坛盟主,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诚斋集》。他一生读书万卷,行迹万里,四海求学,笔耕不辍,以文会友,研诗论道,勤廉奉公,忧国忧民,以忠节立德,以诗文立言,一扫繁文缛节之风,一肃宋军暮然之气。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杨万里任赣州司户参军,三年为官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再加上他父亲多年教书的积攒,终于在绍兴二十八年任满后,回到故里筑宅南溪北崖,是“采稼土皆如田舍翁”的普通民宅,为两倒水的砖木结构四合房。在这里,杨万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且“三世无增饰”,也就是说这处住宅,杨万里的父亲、杨万里自己、儿子杨长儒都未曾装修、扩建过。他们将俸钱赈济人民,却不肯用于装修自己的房屋。《鹤林玉露》载:“诚斋将漕江东,有俸给仅万缗留庠中,弃之而归。东山(杨长儒)师五羊(广州)以俸钱七千缗代下户输租”。可见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心系普通百姓。

隆兴二年(1164)正月,杨万里得知父亲病重,离开临安安吉水,在家照顾父亲的同时走进田间,了解民情。他目睹百姓的困苦生活,写下《悯农》《晚春行田南原》等忧民诗作。八月,父亲病逝,他在家守丧。次年寒食节,给父亲上坟,写下《寒食上冢》诗以寄哀思。

杨万里家居期间十分关心国事。乾道三年(1167),他到临安,向宰臣陈俊卿、虞允文呈上治国宏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共30篇,深刻总结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政策,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枢密使虞允文见其感叹道:“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杨万里年少成名,享年长久,又长期宦游,阅历丰富,结交的良朋净友上自公卿宰执,下至布衣百姓,共同砥节砺行,成就学术与功业,其交友之道在净化“朋友圈”的今天,的确值得后人深思学习。

杨万里交友不偏私,不蒙矜,与陆游、范成大、周必大、萧德藻、尤袤、朱熹、张栻、姜夔等人交情深厚,也不避私地推荐他们,评价朱熹为“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陆游评价杨万里云:“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足见君子之交。

杨万里因诗出名,相传一生作诗2万余首,现存的4200余首诗作,却几乎无一首是他36岁以前所作。据他自己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1162)七月皆焚,大概江西体也。杨万里为何要烧掉自己的诗呢?

杨万里从小就很喜欢读诗,写诗,初学江西诗派,后又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的七绝,还学过晚唐诗,效法“江西体”创作了千余首,可他总觉得自己的诗虽然精炼但不流畅,缺乏生活气息,读起来很吃力,如果继续模仿前人的写法,断然不会有出路。1162年,在零陵县,年仅36岁的杨万里,做出“烧诗”的壮举。他知道,只有彻底打破身上的枷锁,摧毁现在的自己,才能获得新生。烧掉旧诗后,他感到心胸舒畅,视野开阔,不再模仿前人,独闯新路。他走进大自然,一次次地跋山涉水,寻幽探险,公务之余,去往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与百姓交谈,到山野之中聆听鸟儿鸣啭,欣赏翠竹流水。所见所闻,无一不从笔下流出,清新自然,平白易懂。杨万里这种“破釜沉舟,重获新生”的“焚诗立派”勇创新路的创新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借鉴。

